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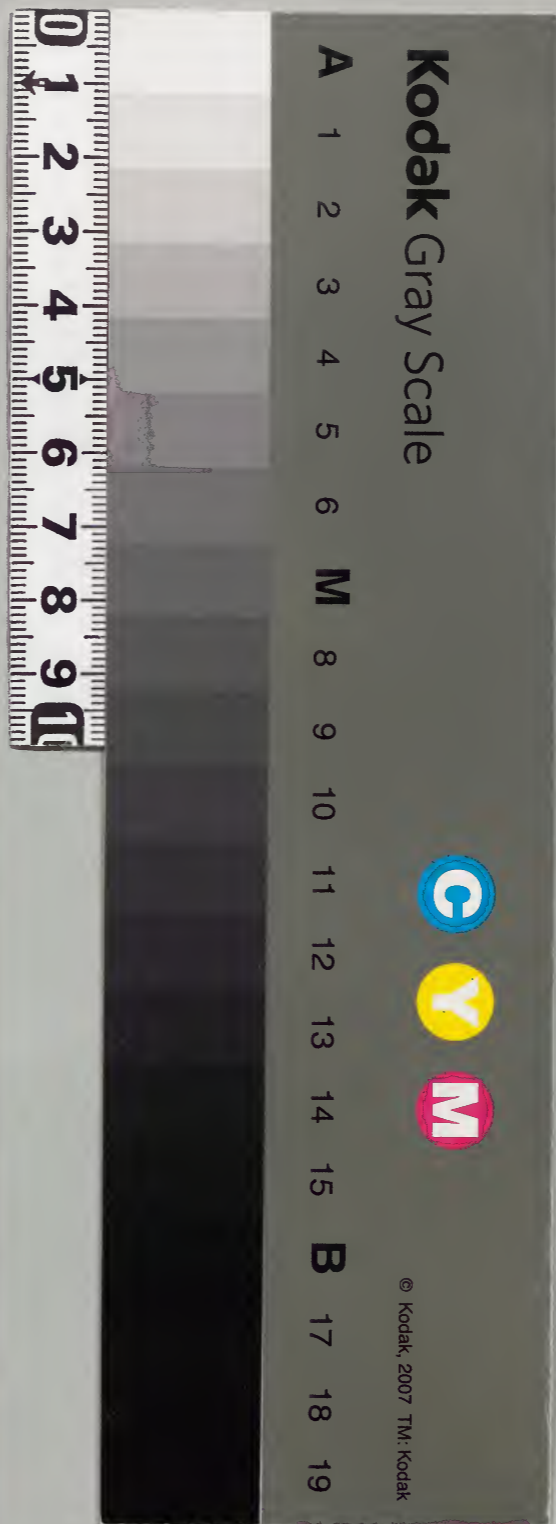
# 鳳岡林先生全集

九七之八

和書門			
六	七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二	九
〇	八	三	九
五	六	九	二
函	七	二	號
二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392
冊數	67 ( 56 )
函號	205 251





鳳岡林先生全集卷之九十七

淺草文庫

男 朝散太夫人國子祭酒林信充士僖父 輯

文部

表

寬文己酉十一月庚申擬朔且冬至賀表

武德廣覃遠者來近者悅吉祥畢臻國將興家將昌  
己酉之歲幸月之朔眾陰既極一陽始復蘆葦吹灰  
菁茅作貢臘味入喉玄酒得淡宮綉揆功紅線添長  
失朔之當至何世而不賀公孫得偶同支干武帝  
祭天何問太乙黃雀之瑞不愧魏主爐麟之烟將尋

唐家恭惟細柳垂陰營前深根萬艸靡風塞外知名  
太平基開嵩呼響雲三祝聲高華封就日雞林重譯  
而朝鰥夷懷化而服世歷四葉治同重華幸生斯時  
日若稽古延曆之季老星現容貞觀之初公卿上表  
昌泰製詔圓融行赦誠是方策所布乃知華祭同趣  
僕樛質惟陋箕業難克學未半豹藝愧全牛史館六  
歲手纂西窗不盡之雪書城萬堆眼對東觀未見之  
卷爰遇至日靜讀復卦感陰陽之理見天地之心敢  
竭鄙誠以擬賀表雖有疏等之毀聊寓獻芹之志云  
爾林驚拜首啓上

啓

奉啓家君

三秋風淨吐桂子紛紛香半窓雨晴洗梧桐葉葉碧  
孟子氣浩擬泰山巖巖潘岳興潏感二毛粲粲伏惟  
嚴君向陽先生膝下萬人之傑百世之師擡鶴頭于  
于雞群中揮麟角於牛毛裡誨人不倦慎獨無欺弘  
道而施仁信學而好古仰仲尼日月望顏子風雲酌  
伊洛之流沂陝閩之泐克已復禮會友輔仁事君常  
致忠重命守不俟駕之教事親曾有孝問病抱無正  
履之心友于弟妹和樂怡怡慈愛稚子洪恩霽霽胸

蟠子安萬卷軸皆稱博聞辭茂曹植七步才各服敏  
捷史記百二十卷諳誦如向龍門綱目五十九篇編  
集似入鹿洞胥臣多聞見于今日子產博物聞于此  
時弄吟詩賦文章教授典墳丘索李杜黃陳欲同味  
韓柳歐蘇欲並肩抵排方外異端虛無貫穿 本邦  
事跡小說甚嫉惑民誣世常說師聖友賢想夫我  
朝之古昔儒風粗隆文學大起野無賢士朝多儒臣  
中冓兵革頻興闔國聖學頹敗及惺高山人提挈繼  
絕之功業我文敏夫子發揚絕群之英才先生能擔  
深山之薪主一家之器荀淑之慈明稍可準擬蘇恂

之坡老不足如同強仕之餘齡素心無惑無動豪俊  
之氣品霓望可尊可仰庭際草交又認茂叔之陳跡  
宅邊柳翠今見陶令之高風口能諳書伏生期保九  
旬壽肘不離案龜山勤精二十年鯁生幸汲殘波寧  
懷餘惠天性雖不敏家業宜維專緝柳之志長存斷  
薺之勤不怠文章愛玩不羨宗武之羅囊簡編卷舒  
欲親韓符之燈火願轉拙性以揚芳聲卧冰温被之  
心片時無忘懷橘抱竹之志夙夜思茲聊裁俚言以  
伸鄙志小子春常誠惶誠恐拜首啓上

策

擬策問對策

弘文先生問曰父以傳子常而順也兄以及弟非常而不爲不順源義政壯而倦於政事以弟義視爲嗣約讓國家旣而生義尚以不忍廢之應仁之亂起於此其兩端不決之惑不足言焉彼猿犬之挑戰不足論焉義尚雖幼嫡而順也義視雖庶然長而有約豈其不順哉若當時有一義軍如周勃者曰爲義尚者左祖爲義視者右祖則爲士者可奈之何宋宣公捨子立弟或以爲賢或以爲開亂階明燕王弑嫡姪奪國可謂忍人也此二件與應仁之事似乎不似乎請

試論之

對傳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故虞舜於瞽叟夔夔齊栗瞽叟之頑亦允若由是推之則爲子者不可不養父之志也源義政養義視爲子則雖爲兄弟與父子齊及彼生義尚莫戒牝雞報晨頻倣老牛舐犢也義視早知義政之志而讓國家於義尚自退則縱無夔夔齊栗義政之惑亦可有允若之心也應仁之亂此其所起也義尚者碌碌小兒也不足論之然則義視之歆義尚者不在義尚而在義政也若有義軍如周勃者則左祖於義尚必矣在昔泰伯採藥周基以

開諸樊讓國吳民以安爲其嫡嗣者猶讓之則義視之不悌可知焉宋公捨子立弟者義政之量所不及也燕王弑嫡姪者義視之篡所不遂也嗚呼義政違約義視不讓故遂作天下之大變可勝嘆哉治國者豈不鑑于此乎哉小子林釐謹對

弘文先生問曰 本朝女主之壯無過於神功其世系出自開化而爲仲哀正后則挾幼主而臨朝稱制者豈有異論哉然仲哀崩時應神在胎則產難之存亡未可知焉忍熊王雖母賤然年已長有立子以長之禮則雖立而卽位亦不爲不立何必拘子以母貴

之義哉事之成敗者天也忍熊不可爲叛臣乎然則武內殺忍熊而奉應神果其爲託孤之大臣乎若其爲阿黨之強臣乎汝頃間校前錄而知前代之事故試揭示一事詳辨之而可也

謹對天下者人之所大欲也故雖爲父子爲君臣相爭而悖逆天理所可戒也所可慎也仲哀之崩應神猶在胎中當此時天下之危岌岌乎是以神功與武內議匿喪以待應神之生忍熊雖長其母賤矣且仲哀立之不以太子則何可稱主乎若以產難之存亡不可圖而立忍熊則其計太早神功武內之所待蓋

在此乎恐熊之叛在應神生之後則天下何北面之哉神功所討武內所議固當天誅嗚呼神功之威征新羅而其王面縛高麗百濟示爲西蕃永不絕朝貢吳主之強不能侵焉魏晉之大修好偉哉壯哉非後世女帝之可擬然猶立幼主稱攝政則無奪皇位之志者必矣想夫女主之強梁呂于漢武于唐皆是專已威而逆天理也比神功之所爲則大有徑庭武內知其正相共輔之翼之何謂之阿黨乎如其忠直則神既知之見後來探湯之事可以證焉可謂託孤之臣也僕方之于誓古學懵于當今高問得明拙對

迷理聊綴蕪詞以瀆英覽小子慙謹對

弘文先生問曰天武躋儲位而爲僧大友爲監國而在宮則壬申之亂世俗以大友爲反臣者誤也然大友憐愛天武則兵亂不必起乎天武爲逃厄難出吉埜國郡響應而幸克焉其事詳見國史熟考其始末則人民之歸服欲推戴天武乎推極其本則天智旣立天武爲儲君而晚年使大友執國政是叔姪相爭之端也天武避位者見其幾而作者乎由是觀之則天武亦非篡位而大友自失之乎試辨之謹對天道無親唯善是輔故易不曰乎積善之家有

餘慶積惡之家有餘殃惡之甚無過於弑逆弑逆之徒天何輔之然則其惡業緣底而成哉以人克勝天也春秋之筆誅亂臣賊子垂臭于萬年以天定勝人也謹按國史天智者本朝中興之主也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而制度備矣誅入鹿威望普聞孝德齊明兩朝雖爲皇太子然萬機之政皆出自其心文云武云其功業之大無間然也所謂積善之家也大友爲其皇子總百揆親萬機風骨秀逸爲本朝詩賦之祖天智素知其英才而欲傳寶璽然其弟天武長而多勞且雄俊英武是以天智臨終立天武爲儲欲

傳以次必致天下於大友其志之正暴白于國史嗚呼天武之姦譎辭之以病誑之以僧必有篡奪之志可謂積惡之家也唯恨天智推其自正而不知彼不正也壬申之亂是所以其興也想夫人之在世各有職分天武貴介果無心于寶位則爲太子羽翼者其職分也何列髡徒入吉野乎哉由是大友豫知其志欲誅之宜哉況於時論有虎著翼而放之語乎天武流落于此沉淪于彼然依高市男依吹負等功遂弑大友得有天下也在昔宋宣公舍與夷立穆公穆公遂復之于與夷嗚呼天智之量非宣公之所及然天



武無穆公之志者天哉命哉北齊常山王演廢其主  
殷明燕王弒嫡姪亦是一轍也以天智之積善大友  
之志不遂則人其勝天者乎然天武之籍至廢帝而  
絕矣天其勝人者乎光仁已來天智之裔綿綿至萬  
世不絕是知天道輔善人也後之有志者豈其不監  
于此乎哉小子竢誠恐誠惶謹對

家君修史餘暇屬 本朝大事千數句揭十  
條目被示野坂二子及余嗚呼 本朝事蹟  
國史所記曩牒所書浩浩瀚瀚且家家誤其  
所聞汨其所傳故精通固難粗通亦不易家

君於 本朝之事巨細悉請以其稽古之力  
辱蒙修史之 命可謂時人共得也如僕等  
亦幸陪席末自去歲之秋頽校讎之事於是  
電覽二千年來之事唯恨稟性不敏臆說之  
慚然百之千之則豈其不窺一斑乎哉所自  
激也所自勵也乃綴蕪詞以對英問非曰能  
之願學焉

其一問

天孫降治下國不降中州降於西隅其理謂何

其一答

謹按神代紀曰大神曰葦原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乃使健甕經津問大己貴事代主曰汝以此國奉天神耶否對曰所求何不奉命哉於是皇孫降到於日向國穗日高千穗峯也其理照然其義深奧非常人之可容喙於其間若以天孫之尊降於西鄙爲異則大舜文王以東夷西夷之人得志於中國亦是疑之乎夫地依人彰人何擇地哉但以愚意按之則在昔吳泰伯逃荆蠻而其子孫來于篋紫也是本朝所傳稱也想夫時人尊崇之以爲神人降誕者乎如大己貴事代主則我國之酋長而服至德之

遺風者乎吳國者今應天府南京之地也與篋紫海路相接然則泰伯子孫之來不可疑其降於西州者良有以哉

其二問

堯舜之聖其子不能傳業禹湯武王之功德不能及萬世唯本朝百王一姓其德化超越於歷聖乎豈無辨哉

其二答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也恭惟本朝神天下故皇胤綿綿無絕其所以何則

神者幽明微妙其德不可測況其不可知者也是以讓位受禪之儀必告之於社於陵而後三種之器以傳之而後寶位定矣不然則雖皇族之貴不能居其尊也故人皆尊崇之敬畏之以爲天日嗣可謂其授受之間丁寧告戒者也夫三種之器者備知仁勇者也嗚乎三器者神也三德者心也心者神明之舍也是以一而三三而一未嘗始有異者也蓋神本無方假器以象之心本無跡隨妙以應之至矣哉微矣哉執中相傳之道亦不過於此宜哉百王一姓而雖亂臣賊子不能奪其位也傳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然則五帝三王無優劣 本朝亦是一轍也

其二問

中華之書或曰 本朝爲泰伯之後然神武馭寓當周惠王則上距泰伯可爲三四百年而 本朝之開闢自神武以前天神地神七五之運過億萬歲何待泰伯之來哉如何

其三答

本朝皇統自天七地五之神傳至人皇馬子之紀阿禮之口舍人之書歷歷繩繫其公論載得分明暴白豈可輕議焉然以私見之則神世洪荒草昧不必無

論也世稱東海姬氏國且流傳以三讓兩字揭于伊勢大神宮故先輩以孔子乘桴浮海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等語爲之證而謂本朝者秦伯之後也不然則何有如此之聖言哉嗚呼此論雖縱非公議豈其曰無謂哉就邵子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天地一元數按之則七五之際過億萬歲者可謂絕無之理乎然則稱秦伯之後者固當矣況又仁德菟道顯宗仁賢之相讓抑夫追三讓之遺風者乎

其四問

神武東征之前長髓彥保中州神武伐取之長髓彥

未可稱叛臣唯各治其所領而已然則神武之舉爲義戰乎爲奪地之軍乎

其四答

湯武之革命者憂當世之無名也在昔長髓彥保中州其復狠與桀紂之所爲無以異焉故神武東征冀其行天罰速日命知長髓之不可教而殺之而降焉嗚呼速日命者長髓之姻族也彼且猶忌其暴況百姓害喪之嘆不言而可知然則神武東征亦所謂應乎天順乎人者也

其五問

婦而居尊位聖賢之所誠也神功之所爲者權道時  
宜乎抑亦呂氏武氏之彷彿乎

其五答

呂雉稱制諸呂爲王武嬰稱皇李且改姓若微平勃  
仁傑則劉李之胤殲而呂武王天下也可謂牝晨而  
家索者也其篡掠之謀誰不筆誅之哉 本朝神功  
之雄壯過於呂武且以其行見之則天淵懸隔其不  
立麀坂忍熊者以母之賤也其不卽寶位者以皇子  
之在也其制新羅者揚吾國之威風也故吳主之勇  
不能侵焉壯哉大哉其功勞之積雖稱帝誰得間然

矣然猶稱攝政則其所爲權道時宜也豈以呂武逆  
謀併論之哉

其六問

眉輪王弒安康犯上之罪不可逭也然父之讎不戴  
天況其安康之所爲太暴則指而爲獨夫乎然則眉  
輪王亦可宥恕乎

其六答

古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君不正則臣必諫  
之諫而不聽則或死或去是臣之職分也安康之殺  
大草香不知坂本竊盜之計則宜哉然納中蒂姬爲

皇后其事不正也且知有眉輪王而不遠之其事情矣可謂自速禍而得不君之名者也想夫君者爲臣之天則其所誅誠是天誅也天誅何可咎之哉嗚呼眉輪王雖縱不抱直諫之誠何處之以殺逆之謀乎君臣之分於是熄絕悲哉其罪不可逭不待我辨而明矣

其七問

守屋排佛之嚴千歲之下讀之快然然其敗亡由奉穴穗之爭豐聰馬子舉師義不義之間以爲何乎

其七答

天非一氣五行則不能育衆物人非三綱五常則不能擴萬行故君人者臣人者一日無綱常之道則何以安天下哉原夫佛氏之教唯以宗滅爲訓道而斯道廢湮所謂體貌皆人而禽獸者也其巨害非翅歪食西域洋溢中國施及本朝敏達之朝守屋大連繼父之志棄佛像於難波江而欲明綱常之道於天下可謂臣人者也其舐排之嚴以予觀之則賢於傳奕韓愈之量也及用明之筋而豐聰馬子與諸皇子樹黨欲弘佛教於是守屋奉穴穗而欲亦復攘斥之穴穗崇峻共是爲用明之弟則何有廢彼立此之現

乎哉擇其度量諒是爲臣之道也豈謂之不義哉嗚呼後來豐聰馬子弒逆之謀禽獸之心而陷于佛之弊也誰不筆誅之乎若夫守屋得志穴穗卽位則佛教或其長絕于本朝乎其計不成其志不遂可勝而太息哉

其八問

天智者中興英主也援百濟之一舉其度量可謂大也然遠征無功果其不免瀆武之嘲乎

其八答

傳曰柔遠人若不然則四方何以歸之故治天下國家

者以是爲經也百濟於我國輸貢有年而爲唐兵被囚乃請援於我國是當天智御宇天智素雄偉且以百濟脩好故遣將卒救其危可謂柔遠者也其無功驗者命也非所豫知也豈得贖武之名哉若棄而不顧則謂之怯弱乎非英武之所爲也古曰微瑕不敝大明是故高祖困於平城人笑其遠略太宗擊高麗自悔其過失然皆不失賢君之譽亦是天智之謂乎後世推稱中興英主者宜哉

其九問

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譬諸

伊霍亦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兆於此則不免營私家之罪哉

其九答

凡物有不可一日無之者田無風雨則五穀不升人無飲食則四體不養也風雨飲食者田之所秀實人之所以依賴也若風雨不時飲食無節則苗稿矣齡頽矣夫人治天下有良君而後撫愛之恩化育之功施於四海然臣不輔翼之則其基不固其業不大也君之得臣如田得風雨而熟人得飲食而肥故君以臣貴臣以君顯也君臣之義大矣哉然國家之亂臣必

爲之爲臣者豈以之爲其志哉唯由慎之不早慎辨之不早辨也譬諸風雨不時飲食無節是以君子防其未然也熟按忠仁公昭宣公事業誰得間然若微二公則承和御宇健岑逸勢之賊兵蔓者必矣應天門之災源信空受叛逆之名者必矣陽成帝之狂惡覆國家者必矣其輔翼廢立之功至矣盡矣可謂固其基大其業者也故皆補則闕之官冠百僚之上繁榮超群也高問以伊霍並稱之者宜哉其裔世居攝關之尊威權日益月盛而號令不出於天子殆似無上乎其罪不可免也此是後世子孫之過而以君不



鳳岡集 卷九 十一  
知其分也非二公之所預也想夫周公太公輔武王  
成王其勲業功勞卓絕于世而封於魯封於齊其後  
二國強僭周天子在若無也若以二公爲營私家則  
周公太公亦不免其罪乎嗚呼子孫之暴虐聖人猶  
且不知之則二公亦無奈之何而已共是在君臣慎  
與不慎辨與不辨也爲君者爲臣者其豈不注心於  
茲乎

其十問

賴朝義時之無君其罪不可掩焉然皇綱解紐旣久  
矣無二雄威權則黎民無所措手足而歷運亦不傳

於今乎其功罪孰爲輕重不可無權衡乎

其十答

溫去寒來者天道之運也世移時替者人道之命也  
見四時之序歷代之變而可知焉睠夫本朝神世  
置而不論敬而不議譬余彥之後皇胤繩繩然賴朝  
起於賤謫而討平族遂握六十餘州之權由是官家  
之勢落于武家之手也纔及三代爲其家臣北條氏  
被奪也自是而後天下一歸于北條氏不知有官家  
不知有幕府也旣而經歷八世其族滅矣可謂天運  
人命也或問曰以其皇胤不絕見之則無賴朝則官

家保天下至今日乎曰否王道陵夷依攝家世權之久也延久帝悟之而白眼于藤氏而復古之政教如此而權威悉入上皇之門夫王室之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人皆說賴朝義時擅威而不說攝家之橫院權之私也可勝而嘆哉嗚呼王道之不再起見建武之變而吾知焉設夫嚮無賴朝後世必有餘賴朝也以之推之則賴朝之後無義時亦是有餘義時也問者唯而退矣古曰君尊臣卑故孔子之志在尊王賤霸而已示其有名分也中華歷世以于戈致太平者夥矣然未聞尊崇亡君之後如

本朝武臣得天下而北面於寶位者也故官家至萬世不失其王名也是賴朝之功而後世皆因襲之也是以如義時亦是不蒙將軍之宣而稱臣也非知君臣尊卑之禮乎其志之所向超於華夏之風也其罪可宥其功可賞者乎

擬策問

弘文先生問曰高鳥盡兮良弓藏古之誠也然功高名大者進而不知退亢而有悔者如文種韓信者不爲不多矣早察而退全身而免者范蠡張良是也微蠡則勾賤不能雪耻微良則劉季不能滅楚二子之

功名傑出於古今然一則棹扁一則辟穀豈尋常之所及哉然棹扁者潔則潔矣似忘舊恩乎辟穀者雖不貪猶不忘世者也然二子之出處不可無優劣請試辨焉

小子林簷謹對陰長欲盛則陽消而退故卦有遯小人漸盛則君子退而避之故人有遯我見范蠡張良爲人殆有遯卦之義然其優劣不可不辨之夫勾踐之困於會稽范蠡憂患與同高祖之會於鴻門張良死生共係所謂豚尾厲之象乎范蠡鳴鼓而後勾踐復讎張良運策而後高祖決勝微二子則勾踐不能

爲霸王高祖不能開洪基其功業至哉大哉所謂執用黃牛固志之象乎想夫勾踐長頸鳥喙高祖用詐含猜誠是功臣危之道也貴速而遠之時也所謂繫豚有疾厲之象乎是以大夫種以鎖撫國家親附百姓之才猶不免自殺之責韓彭以多多益辨席卷千里之量猶不免菹醢之罪若比二子見幾而作則大有徑庭也然范蠡之歸猶未克其私欲故又事齊而致身卿相居陶貲巨萬似不失污濁之名程子曰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然則范蠡未知好遯之象乎張良之志

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所謂君子吉者乎其志之正所謂嘉豚之象乎其處之裕所謂肥豚之象乎嗚呼其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其智不惡而嚴也千歲之下誰出於其右故張南軒有言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可謂的論也豈其范蠡之比哉

又擬策問

弘文先生問曰承久之役三帝播遷開闢以來之大變誰不太息哉其首謀者義時也其軍帥者泰時也義時不足責焉在泰時則其或有可處之之道乎當

斯時不易君位則不能不歆其父與父同心則三帝蒙塵嗚呼難哉然若倣重盛兵諫則君縱雖易位不及遠狩乎不然則避世棄權以感悟君父則忠孝兩全乎爲泰時非不惜之然他後治世之功能可贖從前之罪乎奈何

小子林驚謹對經曰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者哉必及其身故雖有其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保元以來天下無道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是以人唯知有清盛賴朝不知有天子也承久以來人唯知有北條不知有將軍也時運世變之至于茲無奈之何而已

故先輩謂賴朝義時者我朝之桓文而所謂功之首罪之魁者也以世運推之則或其然乎竊按北條氏以賴朝之外親與其家大其門猶以爲不足而盜天下國家之權使賴家戕賊於修禪寺實朝生變於鶴岡宮其罪欲讓豈可得乎欲逃豈可得乎累世積惡是不懲則孰可懲哉後鳥羽帝順德帝之白眼于此者宜哉然時未至德未成遂得裁之及也可勝而嘆哉土御門帝孝諫之不納胤義兵謀之不成者天哉命哉嗚呼君者天也雖微豈不尊之哉縱雖有干戈之責退之可也廢之可也播遷而辱之可乎哉一

帝猶然況於三帝哉皆是弑逆之志所移也若義氏義村等不知君臣名分之正則不足誅也當此時泰時以幾諫之志則義時謝罪者必矣見車駕臨路則跪拜請罪之語而可知焉且三帝播遷之後義時不幾而卒然泰時遂無迎之而贖父之罪則嚮無諫過之孝後無觀行之志者不得我辨而明矣是知義時之罪浮于清盛泰時之行不及于重盛者豈啻霄壤而已哉若夫他後內務政事外施恩惠者皆欲專自巳之權也非忠臣輔弼之志其罪寔深其功何足賞之哉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北條氏蓋其人乎

僕讀國史知官家不反古之道然為北條氏不可不發憤切齒也

鳳岡林先生全集卷之九十七

鳳岡林先生全集卷之九十八

男 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充士儔父 輯

文部

文

讀吊屈原賦文

時是仲夏律中蕤賓節中天中掃案塵繙賈誼吊原賦誦讀之則文章灼灼語言璨璨可謂奇也烏虜哀哉屈子無罪而逢不祥矣偶逢毀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二十五篇以伸已志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之將危亾而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歿命

哉惜哉想夫文章波瀾與汨羅江爭淡也明德廣大  
擬鳳皇翔千仞也推此志則雖日月爭光可也若斯  
之人不行於世雖然世人謂隨夷溷謂跼蹐廉之類  
有之則屈子之生衰國而不用於世無奈之何後世  
之人不能偏觀而盡識豈可企及乎屈子當時雖被  
讒而至千萬世以推尊之則暫屈而長舒者也

愛蓮文

頃日或有折蓮花數枝而贈家兄者挿于瓶中置于  
案前其遠香透鼻也其清色怡顏也豈不吟之乎豈  
不賞之乎昔西施向若耶溪畔而採之妃子在大液

池邊而賞之加之古人有荷淨納涼時之句若使一  
日無此花則何以送炎暑哉故韓退之曰冷比雪霜  
也然則對此花而如對雪霜乎況夫周元公愛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而作  
之說又黃庭堅不曰乎蓮生淤泥中與泥不同調也  
有此等類則豈尋常水艸之所及乎有客問曰吾子  
何故獨愛蓮花乎想夫蓮者佛家所愛也故遠法師  
結蓮社刻蓮漏其既如此則汝固可不愛余對曰不  
然余何爲結社刻漏乎唯愛花色而已今何慕遠法  
師哉古來文人詩人之賞蓮者多矣實是周元公之

遺愛也此余所追慕也皆是前所言故不枚舉也客  
遂去矣於是余謂蓮之捲葉亦無不諧于物也或以  
爲衣則禦其寒也或以爲舟則可濟人也況於花乎  
是知蓮是花之君子者也然則瓶中之香對案前經  
史之花而永傳遺芳遠及後世也亦不啻哉

惜秋文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信哉是言也人生豈空送居諸  
哉余拂几案繙黃卷也側有毛穎子曰今秋將盡子  
之所嘆是以乎余曰然也想夫叢菊之清色壁蟲之  
清音漸稀漸盡矣誰人無感慨乎毛穎子曰秋景多

多何必菊也蟲也而已哉子之所嘆唯此兩物乎余  
對曰秋景多多然不如此兩物也何則菊花之隱逸  
也爲屈子被餐又爲陶令被愛也蟲者鳴秋者也成  
郊島之吟助歐陽之嘆此等之人者余平生所慕也  
故雖以二物惜之未必不弄多少秋景也毛穎子又  
進曰古人悲秋者多然今子猶惜之何哉余答曰豈  
徒吾儕而已哉古人皆然梁簡文帝曰秋何興而不  
盡興何秋而不傷也此等之類不少也於是毛穎子  
無語乃向西郊停少皞之戎路叩白駱而以雷之然  
戎路麟麟疾馳白駱駸駸如飛追之不及引之不留



留無奈之何向來唯對案上讀三冬文史以追慕東  
方朔而已  
哀阿叔貞毅先生文  
萬治四祀重光赤奮若之歲三月初先生有疾迨  
十二日之曉易簣吁嗟哀哉歲三十八此日何日此  
時何時居此喪而中心忡忡淚痕行行命哉斯人也  
而有斯疾嗚呼先生才調無倫聞一以知十上則經  
史子集下則百家小說及本朝國史雜記無不讀  
破之弁吞五湖三江會同陸海潘江酌濂洛關閩之  
流追漢魏唐宋之風萬言七過十行俱下明明焉昭

昭焉郁郁哉彬彬哉日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也  
舉世無不稱其博文也暇日愛文章于花于鳥于月  
于雪無不吟弄之開口則成章通達奇新無出於其  
右者與門生朋友詩筒相遞於僕亦或賜詞章或賜  
尊和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如其行實則於父母則事  
之以禮於兄妹則和樂友于敬之愛之也於不佞則  
猶子於朋友則切切惓惓於門生則教而不倦平素  
有謙世塵慕山林之志衣食處分溫飽即休不求世  
事不願富貴慎言顧行而無違禮也此等之事則世  
人無不知之所謂四海蒼生口是銘者乎惜哉若則

人而不爲世用也古曰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  
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諒哉嗚呼其齡不及於強仕  
可勝而歎哉悲哀何唯一人而已哉千萬人皆然何  
千萬人而已哉國家亦然吁嗟是何事哉望天則恨  
其早奪年臨地則呼之不能訴對東風而滴淚見北  
邨而招魂豈圖胸中萬卷之書埋成一抔土可惜哉  
天將墜斯文者乎空對馬鬣墳炷一瓣香則其面狀  
笑貌歷歷如在眼懷舊之情不可永置也平生於余  
其誨之厚其恩之深何日忘之嗚呼悲哉悲而不足  
乃歌曰於戲先生兮先生不幸短命兮何早弃世人

中之傑兮儒林之秀生憎春風兮恣吹蘭蕙二十八  
年兮光陰推遷如夢如幻兮一生之際不求利名兮  
不求榮達道德仁義兮遊於文藝隨見隨聞兮感懷  
太切哀慕之淚灌兮濕雙袂

夏日感懷文

辛丑仲夏十八日應勿齋君佳招訪其文房治具備  
矣厚情可以譏清談露繁旣而散步逍遙盼庭柯則  
浮雲簇起作奇峰之峩峩薰風颯至掃塵暑之困苦  
蒼溟波穩尋白鷗之盟綠艸池開聞青蛙之鳴脩竹  
露濕旣得一味之涼喬松節貞自仰千尺之直群木

陰濃如織碧與按藍也杜鵑花開似摘紅與布繡也  
氣象萬千其餘不勝數焉步於此步於彼移晷未知  
倦也於是偶思往事則我叔父讀耕子於君金石交  
渥松竹盟堅太年今日來遊於此景象雖同太  
年之好然今少一人如不佞太歲雖不在其席今與  
家父家昆友生同到談及此事感懷以切君命我以  
使書此事故乃筆之

釋菜告文

天和三年  
癸亥仲春

天地之廣以其無所不覆載也日月之明以其無所  
不照臨也江海之大以其無所不容物也然寸管窺

其象也寸圭測其景也一葦窮其源也如我夫子後  
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  
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矣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久  
矣可謂生靈水火家國舟航也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有學必有祀無貴賤無今古通得祀而徧天下  
者也武州忍岡聖廟春秋二仲舍菜僕祖僕父創其  
業繼其志替古知今損益從宜祭儀無關禮奠漸全  
已未之冬僕父不幸罹病湯藥先嘗色憂無暇是以  
庚申之春姑閣祭祀及仲夏得天譴服斬衰寢苦枕  
由泣血不乾尋遇 國哀進退惟谷恍惚如失太歲

仲秋喪服雖除時臥店疾體耗氣乏躬不能採澗毛  
太冬以來暴風荐至火災屢起候氣不和人心未安  
時維仲春中丁祭禮雖不備不忍停廢率由舊章敬  
獻薄奠仰冀聖神洋洋乎在其上也方今 大君慕  
下繼世膺運重熙累洽政化惟新治教休明僕亦幸  
侍經筵之講屢預策對之事顧夫庇陰所及積慶有  
餘短才難任恐汗溢胸俯願聖神恤孤陋矜不能濟  
化之過不墜家聲盛德之大永奉祭奠也忍岡塾主  
整宇林巖再拜稽首謹告

釋菜告文

貞享元年  
甲子仲春

恭惟夫子之道天地不足以配其廣日月不足以合  
其明元氣無一日之不周聖道無一日之不存萬物  
自化而不知所化百姓日用而不知所用如有所立  
者太極之體無所成名者太極之妙是以極于天地  
之表索於形器之外雲行雨施此道之澤也陽開陰  
闔此道之化也四書六經此道之文也三綱九法此  
道之本也至哉大哉故萬乘之尊匹夫之賤悉皆無  
不崇此道矣無不仰此道矣自漢帝之牢祠以來歷  
代釋奠不怠不輟原夫 本朝大寶以來春秋二仲  
之奠繩繩綿綿相因無缺康正以後國多兵革祭禮

無聞我 東照大神君平均闔國興起文道 大猷  
公治世之日僕祖父躬建聖殿于武州忍岡傳承古  
禮修營祭儀僕父繼其志濟其美祀事不絕禮典漸  
備方今 大君幕下克續前烈弘宣武德好學樂道  
敷化施教儒風日興文華日盛僕性質凡陋聞見膚  
淺三世傳業負乘任重大厦遺址支持力窮幸遇聖  
時屢辱寵召恭俟 王座俯聽徽音不堪屏營恐懼  
之至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今歲仲春中丁于采蘋  
藻以陳籩豆唯冀賴天之靈永奉祭祀依神之德不  
墜家聲薄奠盡誠尚其昭格忍岡塾主整宇林籛再

拜替首謹言

祝慶前執政從四品侍從越智公致仕文

并頌

四時之序節滿卽謙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  
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  
古今萬古不易之理也用捨行藏進退得失者人道  
之常理也是知天人之道果一而非二也然天道遠  
人道近以其遠者爲茫渺或有所怠或有所肆以其  
近者期速報或求虛譽祈安福是以進而不知其退  
得而不知其失天道雖遠遂示善惡之報於是人初  
知之人初悟之顧夫天人之理可謂浚切著明也輔

彌執政者天下重職也宜翼統紀燮調元化彌綸機  
務總領庶尹爲君作股肱爪牙爲人被泰瞻斗仰與  
君同其存亾與民同其憂喜懈意一生則失其身危  
其國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果其然也言之長  
不可道也前執政小田原城主從四位下待從兼美  
濃權守越智姓稻葉氏正則公者其先出自伊豫皇  
子以越智爲姓三十餘世在豫州而揮武威馳聲譽  
其後入美濃國以稻葉爲氏也佐渡守正成者公之  
祖父也武名籍甚高其門楣丹後守正勝者公之父  
也大猷大君治世之初頻被登庸任執政職賜相

州小田原城領食邑八萬五千石彌大其家未滿強  
仕而卒公幼繼其家明曆丁酉之歲承 嚴有大君  
之命秉國之均輔善施化敘從四位下任侍從加賜  
采地延寔庚申之春再增采邑食祿總十一萬石且  
有寵諭許聽細務辱稱國老同年之夏 今大君幕  
下克續前烈弘宣武德辛酉之冬特擇公之嫡子丹  
後守正通爲京兆尹新賜三萬石敘從四位下任侍  
從父子相其居顯職冠群僚自非一家積善得天報  
者則何臻若此盛而又大哉天和辛酉之冬依願免  
職凡聽政執權二十五年癸亥之夏致仕閑居 恩

眷鄭重嫡嗣京尹丹後守正通領十萬石餘其餘四  
男食邑各有差官恩無盡豐樂有餘方今卜居於  
郭外築地衡門雖設讒客而不語輿馬雖足養性而  
不出其爲境也曠莫寬閑接近海洋自號潮信軒泰  
應叟栽樹成林引水澆花開畦蒔蔬拾葉煮茶食無  
兼味衣絕華飾嘯月吟風枕流臥雲幽興野趣任其  
所適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嗚呼公之出  
也以道而仕公之處也以道而隱進退有時用捨隨  
宜有得于此不失于彼天何不與其善哉唯期子孫  
與太平之主長共天下之福也因作祝文且頌曰

懿哉休哉能知行藏冠冕野服金門幽莊陶朱成業  
水雲之鄉歸釣有約月霽風光晉公致仕綠野之堂  
經濟無意館煥臺涼翟璜杜門得雀設網世忠謙客  
騎驢稱觴身老事靜境佳樂長能貽孫謀永期餘慶

祠堂告文

維貞享二年歲次乙丑三月辛酉朔越十八日戊寅  
不肖林鷺敢昭告于顯祖文敏先生羅山林君顯考  
文穆先生鷺峯林君曰永訣之後瞻望不已物換星  
移昊天無窮時過節滿歲月屢更恭惟顯祖起於布  
衣列於冠簪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創起儒風弘宜我

道挾泰山超北海濯江漢暴秋陽顯考繩父之鉅  
父之業吞祿收渠變齊至魯矧又其伯兄敬吉先生  
少而秀長而賢唯恨天年不假樓召早至其季弟讀  
耕先生聰智明識博聞強記其嫡子梅洞先生驥種  
蘭根鬼才英器顧夫一門之美不愧荀氏之龍千載  
之芳欲攀竇家之桂於是海內推稱儒宗異邦亦服  
文物嗚呼如何不淑讀耕早世梅洞尋卒顯考獨存  
老學不休惟道爲任厥謀欲貽發憤忘食研精覃思  
編輯國史興營家塾來學如林習誦成市僕疏糲之  
士散樗之質短才拙技末學膚受悖於目佛於耳謬

於心迷于行然附驥尾以勵蛾術延審庚申之夏  
重譴喪顯考號泣于天僵仆于地爲道惜之爲家悲  
之寸木何支大厦朽索難御六馬身心不安手足無  
措也幸遇聖時飽浴治教明徵飛駕侍讀重席盛  
眷惟渥官事埤遺今茲仲春特降恩命別賜屋  
宅連甍參差違城咫尺季春之初禊事既畢卜日  
消辰出岡移居緹襲祖考之主劔負慈親之老提携  
山妻兒女引率塾生僕從得所樂土戴德仰化非傳  
祖先之餘慶則何荷榮寵之鄭重哉進拜恩澤  
無限寤寐無忘退感遺烈之大羹墻惟覩乃擇正寢



幽處以設神主座次神之靈昭神之位安唯期依神之德長修祠祭借神之力不墜家聲謹以盛膳清酌茶菓庶品致祭顯祖顯考俯告慶福以敬吉先生讀耕先生梅洞先生祔食羞薦雖菲誠忱無盡仰冀英靈咸茲來格尚饗

祠堂告文

昊天罔極追慕不已春露既濡有怵惕之色秋霜既降有悽愴之色四時之祭不廢朔望之奠無懈思其志意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恭惟顯祖文敏先生博學無雙美譽冠世爲四葉之宿儒稱闔國之

宗師無遠無近負笈滿門載在口碑何勞筆古顯考文穆先生固幹其蠱克繩其武編輯國史提舉學綱教授如林習誦成市辱賜院號始稱學士叔父貞毅先生亾兄穎定先生抱間出之才擅一世之雄荀氏八龍王家聯珠殆可庶幾一門之榮不愧韓范曹高蔡胡世濟其美乎悲哉惜哉今則其亾僕愁生於其家學朱半於袁豹技猶拙於黔驢不堪其任不克其業且又加以天譴暴喪長子孤立無依孑居無力然幸遇 聖時飽蒙 恩遇常列侍臣頻陪經筵增益官祿加賜采邑恐感銘肝懼心粟膚官事無鹽私哀

有抑故延餘命得至今日也今茲二月十一日執政  
小田原拾遺大久保加賀守忠朝忍拾遺阿部豐後  
守正武岩付拾遺戶田山城守忠昌關宿拾遺牧野  
備後守成貞近臣喜多見若狹守重政麾下執事秋  
元但馬守喬朝稻垣安藝守重定列座傳 嚴命稱  
弘文院學士且敘法印位其後牧野備後守喜多見  
若狹守攜僕近候御前拜受 恩命翌日執政及備  
後守連著作 敎書記旨趣爲後證盛舉驚目榮遇  
超群豈其僕勤勞之所致也誠是祖考庇蔭之所及  
也顧身不安進退失度唯願依神之德不墜家聲憑

神之力長享遐福傳至雲仍久修家祭乃獻祭膳以  
祀顯祖顯考以亾兄亾嗣爲耐食詳告 恩榮慰悅  
靈魂其餘傍親來格于此尚饗貞享四年丁卯二月  
十二日侍講弘文院學士林慙拜上

釋菜告文

貞享四年  
丁卯二月

至大者莫如天地然西北其傾東南不滿雖大有時  
而窮也至明者莫如日月然既中則昃既盈則食雖  
明有時而晦也至高者莫如山岳然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雖高有時而界也至深者莫如河海然瓠堤之  
決桑田之變雖深有時而竭也人猶爲不足人猶有

所憾大而無窮明而無晦高而不界深而不竭者其  
惟夫子之道乎是故不論古今不辯夷夏無貴無賤  
悉敬仰之明祀不絕衆民是宗 本朝之古學道漸  
興大寶之年祭儀始行延喜以來禮典愈熾應仁之  
後文物悉熄恭惟我 東照太神君撥亂反正繼絕  
興廢一統闔國四敷文德 聖子 賢孫相承相襲  
武令廣大文教周徧僕祖忠幸生清世創建聖殿手  
采澗毛躬行舍菜僕父恕傳受儒業教晦書生祭儀  
無闕禮文漸備方今 尊大君幕下繼纘 丕緒潤  
色 鴻業施政撫民崇聖好學如僕不才然得庇蔭

辱列侍臣常陪講讀賜宅移居增祿加邑飽蒙 恩  
遇屢生恐汗乃表微忱欲致祭禮家遭凶災身喪嫡  
嗣拊膺慟哭悽憂慘慄四肢雖存一日骸盡摧奮揚之  
氣衰耗教授之力弛廢是以祭典有怠咎責惟重今  
歲仲春庚申之日新降 台命沿循家號特賜弘文  
學士之 激勵累世舊業之學且進階級得敘法印  
不堪屏營恐懼之至悉是聖德餘化之所及也當丁  
卯之日虔修祀事薄歸岡塾儀率舊章事達 尊聽  
仰冀聖神來格于茲鎮護國家補助治教百祿多益  
萬壽無疆長固太平之基久行二仲之奠爲國爲民

祝之頌之爲家爲私期之望之經筵侍講弘文院學士林驚誠恐誠惶稽首拜手謹告

聖廟告文

元祿元年十一月

仰惟孔夫子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道參天地無不蒙其覆載德并日月無不被其照臨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大哉至哉巍乎蕩乎漢高牢祀以來經歷魏晉宋梁陳隋春秋之仲釋莫不絕及有唐益昌其事至大宋恢復其道本朝之古大寶之年始修祀事尊崇道德爾來天子親幸大學太子行啟都堂親王論辯經義公卿攝行祭典應仁以降文道墜

地禮典有關我尊大君幕下丕承基緒統治闔國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武威大張教令惟新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夙好文學篤信聖道素門忍岡幽莊聖堂魏存豫命修築欲行拜禮坂路拔允門堂跋翼元祿元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偶當聖誕之辰辱舉玉趾親詣岡廟誠敬有餘肅肅雖從騎如雲風伯清塵繼斯道之絕興斯道之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君尊聖之切好道之深未有如此之大者也聖德由是彌隆聖道由是益熾爲身而喜之爲學而賀之爲道而仰之爲世而祝之豈唯一人之

幸而已哉萬人之幸也豈唯一世之幸而已哉萬世  
之幸也俯冀聖神來于此格于彼報之以福履報之  
以壽考聲譽萬年本支百世與聖道長立其教與聖  
德久同其化世治國安俗淳民豐因致薄奠謹告慶  
儀弘文院學士林籙再拜替省謹告

釋菜告文

元祿二年  
己巳仲春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  
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通而  
泰也無其位則聖人之道窮而否也五帝三王者其  
有位之聖人也孔夫子者其無位之聖人也述萬代

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弘宣斯道大闡斯文日月並  
明天地同仁晝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綱常正而倫  
理明爲往聖繼絕學爲國家開太平於是窮者得通  
否者得泰其功用之大賢於前聖遠矣故漢高以來  
自魏而晉自晉而周齊自周齊而隋自隋而唐自唐  
而宋自宋至金元明歷代追封崇祀不闕本朝大  
寶始行釋奠至于康正六十有餘代祭典無絕法制  
從宜其後國多兵革文學式微祀典陵替俎豆無陳  
牲奠不舉我東照太神君一統闔國恢復儒風僕  
祖及父幸生聖世提挈國學創建聖廟以循舊章漸

詳祭秩 今尊大君幕下克紹大烈篤信學道太歲  
仲冬二十一日偶當聖誕之辰躬詣聖廟屈貴盡禮  
敬容嚴肅蠲潔庶羞奉酒獻香兵衛盈門縉紳侍庭  
驚庄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爲世喜之爲道喜之  
神其何不歆于此神其何不安于此聖德因是益熾  
聖化因是彌大唯期報之禩風化之美報之綏福壽  
之祥僕亦浴治教長奉祭儀有踐遵豆有豐梁盛敢  
以照薦享于克誠尚冀神之格永昌文治

聖堂告文

元祿二年  
己巳二月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

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仰惟孔夫子明此道於當  
世垂此教於後來可謂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王  
者得之奉天建極諸侯得之安國保位故歷千萬世  
王者諸侯屈貴竭誠攝齊升堂北面之禮無息二仲  
之奠不懈漢祖致祠天下歸心唐宋升祀太平固基  
我 尊大君幕下抱恭謙之志體元良之德降精儒  
術游心經藝紹休祖宗張皇武業三綱之道以正五  
倫之教無悖人得爲其人國得爲其國崇聖之效見  
於今日施教之化行於他方太歲十一月二十一日  
躬詣文廟恭拜聖容發學道之機示文明之祥侯伯

趨義億兆信道誠是非常之盛典也是故天降甘露以流膏霈星現老人以介眉壽感應之理不亦大乎元祿萬年之二年己巳二月二十一日命駕高岡再詣孔堂上香獻酒奉幣飲福小心翼翼整儀棣棣從騎俯伏衛士群集非僕一家之榮蓋其千萬人之幸也非獨今日之美蓋其愈久而無絕也唯冀聖神感其至誠報之降遐福長保壽命應其至敬報之佐文治永錫胤嗣爲世爲國爲學爲道頌祝于此期待于彼神德巍巍神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經筵侍講弘文院學士林韞再拜替省謹告

釋菜告文

元祿三年  
庚午三月

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我夫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知其分盡其性誠是與天道無間者也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當時之論如此且萬世無敢有異辭也此夫子之道所以爲盛也所以爲大也是以天下後世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也漢高帝創用牢祀明帝章帝親至其廟極誠敬行薦禮至唐開元則袞冕而王之命天下州

縣皆立學奉祀可謂真知所本也恭惟 本朝大寶  
以來長秩祭儀不耻葦夏此是忍岡聖廟春秋二仲  
之奠傳襲不絕 今尊大君繼述 鴻業恢興儒道  
齊戒沐浴恭敬齋肅忘尊屈躬再謁廟堂今歲仲春  
欲追前轍豫命祭儀時僕罹輕喪難行祀事及春之  
季俗服既除謹考古禮則漢安延光晉穆升平宋高  
紹興元世祖明成祖英宗孝宗或幸大學或於中堂  
三月某日行釋奠禮加之朱晦翁亦於白鹿洞三月  
修釋菜之禮乃達 台聽特降 大命率由舊章謹  
修舍菜元祿二年庚午三月壬辰朔越十六日當中

丁灑掃 廟庭罹列俎豆庶羞惟精有苾其馨衆樂  
迭奏允和且諧嗚呼 尊大君克明祭之義則治國  
之美可以祝之使天下知 夫子之當祭則得其道  
之當行而爲臣必忠爲子必孝無不復其天性也擴  
道之法導民之教不自今日始乎夫子之靈其真在  
於斯乎大化既洽至治斯成仰冀與時共存與國無  
疆我道之光久垂萬世

昌平坂后土祝文

元祿三年庚午十二月丁巳朔越戊寅之日經筵侍  
講弘文院學士林鸞敢昭告后土之神曰 今大君



繼續丕緒撫愛萬民好文學而信儒風功成化洽禮  
備樂和躬自詣忍岡先聖殿拜趨表誠恭敬竭禮  
今茲七月九日特降台命新建大成殿于城北昌  
平坂斲高堙浚夷蕪易壤殿宇之壯以寧棲息樓閣  
之崇以表功德周垣前廊重門層壁丹碧黝堊琳琅  
青焚材幹堅良工製精密百事設而莫不嚴具衆功  
畢而固有遺失隆萬世之本聳四方之觀乃作上梁  
文而卜遷座之日神其安置之保佑之礎基堅牢棟  
柱不換爲國傳千年之美爲道遺萬世之學敬致薄  
奠以告慶事尚饗

武州昌平坂大成殿上梁文

并序

元祿萬年之三祀庚午七月九日新降

台命曰武州忍岡先聖殿者先大君大

猷公治世之日故尾陽亞相源敬所初建

也儒臣林忠始修釋菜之儀其子恕接續

家業崇祀不絕今汝鷲乎經筵侍講勤勞

有年頃歲予亦夤奉明禋躬拜靈廟尊信

聖德顧視境致則蘭奢接隣梵唄傳響寔

非安聖神而開來學之地也都城之北有

峻坂地昂而不嶮境勝而不僻城隔而不

遠市近而不囂內則遼廓而有大和之氣  
外則縹緲而無四隣之並遠峰參立大洋  
微茫多景鍾美千里盈視此神之所來格  
也此神之所安息也建廟于此遷主于此  
創元基而集大命并新命而號昌平特換  
先聖殿舊額 親筆大成殿三字老臣悉  
皆感伏乃 命近臣右京亮松平輝貞奉  
行經營諸務飛彈守烽須賀隆重輔助造  
役之事勝部正弘小笠原長泰指揮工商  
卜定四千餘步勝區興起萬年不朽盛事

芟夷艸莽拔兌柞栝覆蘘裡而填洞穴轉  
杵石而固基址坂路逐次石級重疊垣堵  
崇高瓦壁周繞殿宇嚴整雲霞駁蔚渠渠  
焉潭潭焉嶢嶢如鬱鬱如銅瓦參差板堞  
精緻輪奐矣或雕或畫不期速成而責  
以可久不期示侈而責以有法不替前規  
恢張新制齋厨回廊前後掩映杏樹壇高  
松檜林浚建仰高入德二門開弘化歸善  
之道加以傑閣設以 御座鬻舍連覺書  
庫固鎖始于秋之孟終于冬之季凡使日

鳳岡全集 卷九十八  
新其所覩耳新其所聞大學之寮諸國之  
校瞽之往古無及於今日可謂千歲之傳  
觀固非一家之私幸謹作上梁曰

江都坎方昌平靈區經始新廟安置聖像四配表位  
十哲連主七十子之賢先大儒之影左右相分丹青  
以煥鳩工庀徒輦石掄才相攸而下不日而成飛檐  
翼以軒翥反宇輒以高驤彩桷華椽摘星彩於闔闔  
重門層觀接雲氣於蓬萊問頻宮闕里於此指泰山  
鳧嶧於彼遠酌泗源之流行浴沂川之濱徂徠之松  
新甫之柏夸條直暢垂葉後楸峻極之狀嘉祥之美

究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恭惟我夫子德合元  
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主兩曜麗天四瀆橫  
寓折衷六經宣創九流堯舜禹湯文武之教皐陶伊  
傅周召之化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股肱良而庶事康  
哉蓋其一時之盛耳一代之美耳嗚呼夫子言不行  
於一時而垂無窮之遺教身不用於一代而布不朽  
之餘化集群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薦享之禮報  
答之儀天下同情兆民同志二仲之奠萬古不易  
今大君幕下繼述洪術闡明教令海晏河清世質民  
淳文摘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聲溢九天治覃八

宇變齊至魯變魯至道逃楊歸墨逃墨歸儒秩秩彝  
倫以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德政以呈河圖鳳鳥之  
祥新廟落成斤斧既收聲音笑貌洋在其上居處樂  
意嚴在其中乃歌六偉用相群工

拋梁東 扶桑雲霽初日紅聖心曾懷乘桴計洙泗  
流與滄海通

拋梁西 時世太平路不遠千載陶唐有餘化秋成  
平秩樂群黎

拋梁南 薰風解愠樂且耽漢之廣矣江之永周召  
德化千里覃

拋梁北 儒風興起仰聖德靈廟奕奕碩且曼衆星  
列張共斗極

拋梁上 雨暢風若昊天象奎星爛煌觀國華太平  
有象文道廣

拋梁下 聖君延齡幾年也靈壽不騫又不崩天保  
九如歌小雅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扈雨不侵雷震  
不動畢方伏竄柱石鞏固聖躬申天聖心樂豫廣道  
德性命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風教之及遠來近說  
才德之育日就月將 大君幕下壽而富富而壽安

以樂樂以安細栢以固營前之根繁椒以占房中之  
祥化行俗美措四海於隆平國豐民足介多福於億

釋菜告文

元祿四年  
辛未二月

原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者得君師之位  
能左右上帝者也如我夫子天獨畀以師道故刪詩  
敘書止禮明樂贊易道修春秋天敘天秩之理以正  
天命天討之道以嚴遺百王之教而示萬世之法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也是以漢高牢祀以來至魏晉唐  
宋金元明廟奠之制增崇益敬有隆無替稱功頌德

豈唯中朝而已哉雖為異邦亦然 今尊大君幕下  
啟迪素風稱揚鴻烈大振綱常專用儒術聲溢九天  
德覃八宇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去歲之秋相地城北  
新建聖廟至冬之季土木畢功柱石固址畫棟高隆  
彩楹鼎新粉壁石階前廊齊厨門庫鬻舍無不完備  
也命其坂曰昌平坂表其門曰仰高且親泗 英翰  
書大成殿三大字風雲洶湧龍鳳驤翥特設十哲之  
主又使畫工新圖先賢先儒肖像于廟內左右以擬  
兩廡貴介列侯悉獻祭器伏希珍藏尊聖之深弘道  
之美自徃古未有若是盛而大者也今茲二月丁巳

朔初七偶當穀且自忍岡遷聖座及四配位于此前  
呵後從行伍嚴整越十一日申丁乃馳御駕親詣  
新廟捧寶劍上奇楠獻酒飲福拜敬盡禮端肅觀祭  
神容太喜神心太安神其感于此應于此必報之以  
千年之壽必讞之以四海之治儒教四達武德誕敷  
二帝三王之政見於今日億載萬世之福垂于後裔  
也經筵講官從五位下守大學頭林籙再拜替首謹  
告

又同上

恭惟本朝之古大寶之年文化廣覃釋奠始行養

老天平相承相繼修二仲祭及粟田真人自唐歸朝  
禮典祭器悉成於是孝謙帝躬率大學寅致祀事天  
長承和悉率舊章以奉明禮逮貞觀恢興此道制度  
全備其後歷數十世春秋之奠不絕不廢懿哉盛哉  
至哉大哉應仁以降闔國戰爭儒風式微文道寥寥  
祭奠寂寂可勝而嘆哉嗚呼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  
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繼之以明夫子之道不論  
華夷不隔今古不可以久廢矣我東照大神君一  
統闔國威加殊域仁以撫人義以興衆大猷公繼  
述祖業弘宣文道僕祖林道春咫尺玉座講讀

經筵創建先聖殿於忍岡手采澗毛及僕父祭祀不闕典章漸備僕守遺訓舍菜無絕今尊太君幕下克纘丕緒闡明前列尊信聖德篤好儒風三詣岡廟拜禮存誠忝歲之冬新建大成殿于昌平坂而遷聖座於此僕雖駑才累荷鴻慈幸奉祭酒得掌關鍵敘從五位下任大學頭顧夫聖德餘惠之所及一家之榮選何以加之今年二月中丁台駕入新廟輕車雲集驍騎霆鷲忘尊屈躬恭拜既畢使僕率徒弟整衣冠遵用舊式修行祭儀端坐假閣以觀禮容誠曠古所罕聞斯文之盛舉也豈唯一人一家

之私幸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千萬世者也夫子之道再應泰之時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民之象可以見焉夫子之道又當離之時大人繼明照于四方之象可以見神其介遐福呈萬祥為我君延無疆之壽為我道垂不朽之法教育生民恢張儒風與天地久泰與日月常明如僕亦浴治教世奉祀典不堪屏營恐懼之至以敘仰祈俯冀之情經筵講官從五位下守大學頭林懿誠恐誠惶頓首再拜謹告





